

古汉字形义探索三篇

董莲池

(天津师范大学 古文字研究所, 天津 300074)


摘要: 本文利用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 对见于《说文》中的厚、履、尚三个字的形义重新作了探索, 认为厚字构形应是从石, 从亭(塘)省会意, 本义应指城墙的厚固。履字构形应是以人乘舟行于水会意, 本义应指在水中行走。尚字构形是在像房屋形的符号上部加指示性符号指事, 本义应指高高在上。



关键词: 古汉字; 形义






中图分类号: H121





























文献标识码: A

一、“厚”字的形义探索

厚字,《说文》小篆作, 许慎将其构形分析为从旱, 从厂, 说其本义是表“山陵之厚也。”那么, 从旱, 从厂的构形为何就表示山陵之厚呢? 先看 旱, 许慎训其本义是“厚也。”构形分析为“从反享。”厂, 许慎训其本义是“山石之崖岩, 人所居。”至此便可以明白许慎是怎么从中寻绎出“山陵之厚也”的这一本义了, 原来许慎给“厚”做了从旱、从厂的分析, 相信以“旱”参与其构形是取其厚意, 以“厂”参与其构形是取其山石之崖岩意, 于是乎便悟出“厚”的本义是表示“山陵之厚”。

今考西周金文, 厚字所从的“旱”字作 (见《金文编》三八〇页厚所从), 而“享”字则作 (见《金文编》378—379) 诸形, 可见“旱”字在构形上并非从反享, 而且无论是传世的先秦文献还是出土的先秦典籍, 都找不到“旱”之厚义的具体使用例。所以许慎据之以训“旱”之本义为“厚”显然不可信。

厚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 写作 (戈厚簋)、 (牆盤)、 (趯鼎)、 (魯伯盤)、 (井人安鍾), 其构形原理一直是个谜, 始终未能解开。战国文字出, 厚字的构形才渐为人所晓。

从战国时所见厚字看, 西周金文厚字的构形应分析为从 (石) 从、、、、, 比照表示城郭义的、、、 (亭, 郭初文, 亦是表示城垣义的塘初文。见《甲骨文编》), 可知、、、、是对、、、中表示城楼部分的(、、、)截取, 所以厚字其实是从石从亭省会意。石是城垣建构的重要材料, 字从亭省, 战国所见或从土从石, 作 (见《古玺汇编》0724), 或从石省从亭, 作 (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缁衣》第二简), 或从石从亭省作 (见《郭店楚简文字编》。在郭店简里, 亭字下部有与下部形极近似者), 构形所用意符仍和本义相涉。古文作, 显然也是从石从土, 许云“从后省”非是。根据厚的从亭省这种构形, 可知厚字的本义应是表示郭垣的厚固, 决非表示山陵厚固。

考《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己丑, 士弥牟营成周, 计丈数, 揣高卑, 度厚薄, 仞沟洫, 物土方, 议远迩, 量事期, 计徒庸, 虑材用, 书糗粮, 以令役于诸侯。”“度厚薄”谓丈量城墙之厚薄。又考,《左传·定公五年》载云:“王之在随也, 子西为王舆服以保路。国于脾洩。”

闻王所在而后从王，王使由于城麋，复命。子西问高厚焉，弗知。”孔颖达《正义》：“子西问由于（引注：人名）所筑麋城高厚几何，由于不知。董遇云，问城之高厚丈尺也。”可见，上举文中的二“厚”字表示的都是城郭的厚固，他们无疑就是厚的表示城郭厚固这一本义的文献证据。

二、履字的形义探索

履字，《说文》小篆作履，许慎分析其构形是从尸、从彳、从文、舟象履形。根据这样的构形分析，许慎训其本义为“足所依也”。“足所依”是指脚上穿的鞋子。今考殷墟卜辞所见写作𠩺（《甲骨文合集》33284），带足趾的人形下著一斜画，西周金文所见写作履（五祀卫鼎），带足趾的人形下著一舟。可见甲骨文所见带足趾的人形下的一斜画当是舟的省写。其字原初构形是以从人乘舟会意。西周九年卫鼎铭所见又在乘舟的基础上增从水旁，作履，均无鞋子之象。构形既不从尸，也非从彳、从文。考履的鞋子义产生于战国中晚期，流行于秦汉，可见许慎的形义说解完全是根据经过讹变而成的小篆附会履的后起义寻绎而出。许说既不足信，则应就其原初构形对其本义重作考察。依据上举甲骨文从带足趾的人形、从舟省，西周金文履字从带足趾的人形、从舟、从水的构形特征，可见其本义必当是表在水中行走。

殷墟卜辞中，履字见于下面辞例：

辛卯贞：𠩺禾于河，𠩺履。惟丙。（《甲骨文合集》33283）

𠩺，卜辞中表示的是一种祈求之祭。“𠩺禾于河”是说向黄河神行𠩺祭以求获得谷物丰收，商人所面对的黄河神就是黄河，河水滔滔，“履”无疑当是一种乘舟行于河的巫术活动。

履字的这种本义后来也见用于传世的先秦文献《左传》中，如《左传·成公十三年》云：“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跋履山川”谓跋山履川。川，《说文》：“贯穿通流水也。”由此见履川就是涉水渡河之谓。

由履的水中行走这一本义泛化引申，后来便有了表示一般的践履，行走之义。《玉篇》：“履，践也”就是这一意义的文献记载。现在所见资料表明，这种引申义在西周金文中已经开始使用，如五祀卫鼎铭云：

率履裘卫田四田。

“率履裘卫田四田”谓践履踏勘裘卫的四块田地。大概在西周时，“履”在使用上已主要用于表示在陆地上践履行走的缘故，遂于形体上开始去掉水旁而改加辵旁作履（𠩺生籀），有关践履行走的这一意义也见用于《易》、《诗》、《左传》等战国以前的传世文献里，见于《周易》者如：

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易·坤·初六》

见于《诗》者如：


纠纠革屨，可以履霜。《诗·魏风·葛屨》


















见于《左传》者如：

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左传·僖公四年》

到了战国末期，履才开始有了穿鞋子之意。这大概是由于穿鞋子的行为本身即是对鞋子的一种践履，而践履又必须穿鞋子的缘故。所以它也是践履义的一种引申用法。所用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下》“故昭卯五乘而履屨”即其例。由穿鞋子遂引申出鞋子之意，其时在战国末期。如《庄子·山木》：“衣弊履穿”即其用。到了汉代，这种意义成为常用义。

三、尚字的形义探索

尚字，《说文》小篆写作，许慎对其构形分析是从八向声。说其本义是“曾也，庶几也。”按照许慎的意思，尚是从八得义的。考八字，许慎训为“别也”，“别也”怎么会和“曾也，庶几也”在意义上发生联系呢？所以许慎的字形分析并不可信。

尚的初形见西周金文，写作（尚鼎），从，并不是八字。后来在尚字的形体演变过程中，的两画才渐渐竖起来，而写作（见仲伐父鬲），又在所从的“八”中间加一小点为饰，写作（见丧史鬲），这种在中间加点饰的现象在西周至战国期间的汉字形体演变过程中习见。如尊字作（三年癸壶），又作（曾姬无卣壶），作（命瓜君壶），又如奠字古玺文作（郑所从见《古玺文编》145页），又作（郑所从见《古玺文编》145页），曾作（石鼓），又作（鬲章钟），故尚字下所从并不是向字，而是横形点饰竖起和“回”连接讹为向形。故字并不是从向声。许慎以其作形声字分析不合其朔。据其初形来看，所从之当为房屋之象，上为指事符号，表示加在高高的屋顶之上。根据这样的构形分析，颇疑尚字应该是以加在外部最上方的指事方式表示高高在上之义。考《周易·蛊·上九》有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此“高尚”即是高高在上，应是“尚”的本字本义用法。由这一本义，引申而表崇尚，尊尚，如《论语·阳货》：“君子尚勇乎？”又由在其上引申表示高出、超过。如《论语·里仁》：“好仁者，无以尚之。”由于是加在最上方，又引申表示增加，即《说文》所谓“尚，曾也。”如《尚书·多方》：“迪简在王庭，尚尔事。”“尚尔事”，孙星衍疏：“加汝所事。”又引申表示添饰，如《诗·齐风》：“尚之以琼华乎而。”郑玄笺：“尚犹饰也。”又引申为副词意义的尚且，尚且的潜在的语法意义是说加上这个还不中，何论其他。如《老子》第二十三章：“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Graphic-semantic relations of thre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DONG Lian-chi

(Institute of Ancinet writing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4, China)

Abstract: Three characters, Hou, Lü, and Shang, were reexamined, in reference to the unearthed materials. Their original meanings were elaborated.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graphic-semantic relation

收稿日期: 2004-9-4

作者简介: 董莲池 (1953-), 男, 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 古文字学、说文学、古典文献学、汉语语法史。